



《資治通鑑》的巫尼

● 施寬文*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政治鑑戒，故而特別關注歷代之政治與軍事，以其得失成敗關係國家、政權之興衰存亡至巨。因此，書中所載述的人物大多是與政治、軍事關係密切的男性，女性人數與之相較，比例相當懸殊，見諸載述者，也以和政治關係密切或有影響的宮廷女性為主，如后妃、公主、宮女。此外，書中也記載了五位巫、尼之事迹，即嚴道育、地萬、徐阿尼、真如與王奉仙，其人之身分雖非宮廷女性，以其言行事涉政治與政治人物，且有所影響，故《通鑑》亦予以載述。

嚴道育事見《資治通鑑》「宋紀」(卷 126、卷 127)，嚴氏為吳興巫者，自言能役鬼，以術法靈驗為東陽公主信任，並因此交通不為文帝所喜之太子劉劭，助其為巫蠱詛咒其父劉義隆。劉劭發動政變弑父後，其三弟劉駿(孝武帝)起兵攻殺之，嚴道育被鞭殺於市、焚屍揚灰於江。

地萬事見「梁紀」(卷 149)，其人為柔然巫女，富於姿色，伏跋可汗幼兒祖惠走失，地萬將其收留在家中，卻詐言在天上，「施法」使出於帳中，伏跋可汗因而敬畏之，遂納為可賀敦。其後地萬干擾國政、使伏跋骨肉相殘，雖為大臣絞殺，而可汗亦死於政變，柔然從而內亂衰微。

徐阿尼事見「隋紀」(卷 178)，徐氏事貓鬼妖法，能使之殺人並轉移死者財物。隋文帝獨孤后、大臣楊素妻有疾，醫者皆曰貓鬼使之，文帝因令高穎審治而得其實，原

* 施寬文，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以「貓鬼」為妖妄之言的文帝遂下詔：「畜貓鬼、蠱毒、厭媚野道之家，並投於四裔。」

真如事見「唐紀」（卷 222），其人為楚州尼，肅宗寶應元年（762）四月，自云恍惚登天，面見上帝，賜以十三枚寶玉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楚州刺史崔旉以其事上表，群臣亦皆上表祝賀。

王奉仙事見「唐紀」（卷 257），王氏為唐末廣陵叛將秦彥、畢師鐸所信重，楊行密討伐廣陵，秦、畢二人出兵與戰，屢敗，王奉仙遂教以殺淮南節度使高駢，則「自此喜矣」，高駢家族遂罹難。秦彥、畢師鐸出戰之時日、賞罰輕重，皆由其取決，廣陵被楊行密圍攻半年後，城中餓死者大半，二人問策，王奉仙告以「走為上策」，二人遂棄城出逃。

《通鑑》所載五位巫、尼事跡，除了徐阿尼與真如之事未釀成政治、軍事災難，其餘三者如嚴道育致宋室內難、地萬使柔然衰亂、王奉仙害高駢滅族且使揚州百姓塗炭，皆可謂為禍酷烈。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之初，曾指示協修者范夢得：「妖異止於怪誕，談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談諧有所補益，并告存之。」¹身為「醇儒」的司馬光不喜釋、道，亦不相信鬼神靈異之事，其《迂書》云：「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²認為世間所傳靈異之事，只是因為人所罕見，不明其理，因而妄加附會穿鑿而已。因此，《通鑑》書中少數靈異之事的記載，主要皆著眼於事件的「儆戒」性質，而其所載巫尼諸事，也有其反「祥瑞」與靈異迷信，強調政治的人力因素。嚴道育與地萬之事，誠然是迷信妖妄之言而致生禍患；王奉仙事則揚州圍城本已無解，叛將秦、畢二人卻妄信其言，不僅濫殺高駢家族，且作困獸之鬥，枉使城中百姓餓死大半，次年二人亦死於所投奔的軍閥孫儒之手，王奉仙所謂的「自此喜矣」成為莫大的諷刺！

至於徐阿尼「貓鬼」事雖涉及政治人物，其人原只為獨孤后異母弟獨孤陀取財而

¹ 〈答范夢得〉。李之亮：《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9）冊 6，頁 162—163。

² 〈無怪〉。李之亮：《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冊 5，頁 452。



施妖法，影響有限，《通鑑》記載此事，主要在於說明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四月辛亥下詔禁止民間習妖法邪術之律令所由。

妄信祥瑞靈異，最為諷刺者莫如唐肅宗時的真如之事。升天面見上帝，上帝親賜寶物以鎮災，如此荒誕之言卻為當朝大臣所深信，紛紛上表祝賀，與其說《通鑑》載述此事在指斥真如之誕妄，不如說更是在諷刺大臣之無知、佞諛、無恥。而且，楚州刺史表稱真如獲「上帝賜寶」事在寶應元年（762）四月壬子，而太上皇唐玄宗死於甲寅；十一天後的乙丑日，皇后張良娣因與權宦李輔國權鬥，引發李輔國聯合程元振政變，捕繫張皇后及二皇子李係、李倓；肅宗死於政變兩天後的丁卯，同日皇后與二皇子亦遇害。自壬子日真如尼獲「上帝賜寶」後半個月內，玄宗、肅宗病故，張皇后與二皇子則死於非命，則當國掌權者不戮力於致治之道，卻妄信「上帝賜寶」的「祥瑞」之說，誠愚昧莫甚焉！

